

## 第七十四章 宮中小樓隱風動

書名：《慶餘年》 作者：貓膩 字體：+大中小-

一輛馬車碾過新街口的青石路麵，發出吱吱的聲音。冬日深寒，路上已有凝冰，四輪馬車也不敢走得太快，車夫蘇文茂正小心翼翼地輕揮著鞭子，四周穿著套靴的監察院六處劍手一麵隨馬車前行，一麵警惕地望著四周，啟年小組成員被散開來，喬裝成裝成棉襖的尋常百姓，隱藏在街上旁觀的人群裏。

馬車上是範家的徽記，方圓相交，流金黑邊。馬車中坐著範閑與高達，還有兩名虎衛坐在他們對麵。範閑麵色安靜，說道：“陣仗得太大，太顯眼了。”

高達拾起車窗厚簾的一角，往街上望了一眼，沉穩說道：“山中忽然來了刺客，誰知道京中究竟安不安全，陛下很震怒於此事，嚴令屬下等一定要保證大人您的安全。”

他的目光在街上掃過，街上行人不多，但是各民宅店鋪裏的人們已經發現了範家的馬車，也猜到了馬車中坐的是誰，都向馬車裏投來了異樣的目光。傳言已經傳了好多天，範閑是陛下私生子的消息，已經深深植於天下子民的心中。看馬車前行的方向，京都百姓們知道小範大人是要入宮。不免開始紛紛猜測起來，不知道今天的京都，是不是又會給人們提供一個更具震撼性的消息。

皇宮似遠極近。

馬車到了宮前廣場外圍便停了下來，懸空廟之事後，禁軍的戒備顯然森嚴了許多。範閑下了馬車，接過蘇文茂遞過來的大氅披上，又接過一隻拐杖夾在了腋下。高達知道範閑的外傷早已好了，不免有些詫異地看了他一眼。

範閑沒有理會他的目光，領著眾人往那座涼沁沁而又雄偉無比的紅黃宮城處走去。

還沒有到宮門，負責守衛的禁軍侍衛們已經分了一小隊過來接著，沉默無語卻又十分周到地替他擋著風，將他迎入了宮門。這種待遇向來隻有那些年老體弱的元老大臣們才能享用，就連皇子們也斷然得不到這般厚待，範閑不由皺了眉頭，心裏有些莫名。?S/FJAzZ

他不知道大皇子對屬下們暗中叮囑過。大皇子雖沒說明什麼事情，但那些淡淡的表態已經足以讓所有的禁軍將領們清楚，傳言並沒有傷害到範閑的地位，更讓範提司與大殿下的關係早已回復良好。

今日在宮門口負責接引的，就是範閑初次入宮裏見著的侯公公，二人早已極為熟悉了。侯公公滿臉諂媚說道：“範...少爺，得虧奴才今天起得早，哪裏料到您竟這麼早來了。”

範閑笑罵了兩句，略帶一絲疑惑問道：“上月你說去奚官局了，前幾次進宮，也是老姚在應著，怎麼今天又是你出來？”侯公公早已提升為奚官局令，掌管宮中用藥死喪，實在是個要緊處，正是宮裏的紅人兒。按理講，怎麼也輪不著他在宮外迎著範閑。

侯公公笑道：“老姚出宮辦事去了。陛下讓奴才今天過來替一天職。”

範閑點點頭，隨著他往宮裏走去。一路行過大坪宮殿花園，有一搭沒一搭地說話，半晌之後範閑終於是歎了口氣，幽幽說道：“這些日子裏，見慣了旁人那等目光，還是老侯你夠意思，待本官如往常一樣。”

侯公公微微一凜，旋即心頭一熱，討好說道：“瞧您這話說的，範少爺日後隻有愈發飛黃騰達的份兒，小的當然要仔細侍候。”

範閑也不說破，呵呵一笑便罷了，其實他確實是心有所感，所有人在知道自己與皇室的關係後，神態都會有些不自然，反而是宮裏的太監們似乎沒有什麼太大反應。

他不清楚，慶國皇宮的太監們在皇子之間一向保持著平衡，不敢亂投主子，他們不比大臣，一旦投錯主子，將來另一方登基之後，他們就隻有死去的份兒。所以相反，他們對於皇子是尊敬之中帶著疏遠，而且日常伺候著皇帝，除了太子之外，他們也不怎麼太過害怕其餘的那三位皇子。

範閑是不是皇子，對於太監們來說並不重要，反而是他本身的官位，才是太監們巴結討好的原因

...

一路行過幾座熟悉的宮殿，終於到了禦書房前，侯公公小心翼翼地門外說了聲，轉身對範閑使了個眼色，便退到了一旁。q4z9`

門開之後，範閑拄拐而入，站在那高高的書櫃之前，對著軟榻上正在看奏折的皇帝，裝作有些不自然地將拐杖放到一邊，對皇帝行了個大禮。

皇帝頭也不抬，嗯了一聲，又說道：“自己找個地方坐，待朕看完這些再說。”

禦書房裏哪能自己找座兒？拿著柄拂塵守在旁邊的洪竹機靈無比，聽出陛下的意思，趕緊去後麵搬了個繡墩兒出來，擺在範閑的身旁。範閑向小太監投以感激的一笑，坐了下來，心裏卻想著，這小孩兒的青春痘怎麼還是這麼旺盛？

皇帝低著頭，似乎沒有看到這一幕，但看著奏折的眼中，卻閃過一絲笑意。

禦書房裏一片安靜，沒有人敢說話，門內門外的太監們都不敢發出半點聲音。這不是範閑第一次與皇帝二人單獨相處，但在那個傳言傳開之後，二人就這般獨處一室，他的心裏總有些莫名緊張，胸口也有些發癢。忍不住咳了兩聲，咳聲頓時在禦書房內回蕩了起來，清楚無比，反而將他自己嚇了一跳。

皇帝抬頭看了他一眼，沒有說什麼，又開始繼續批閱奏折。

範閑趕緊在凳上坐直，開始安靜無比地旁觀著皇帝的日常工作。他知道眼前这一幕沒有太多人有機會看過，時間太久，讓他有些走神，竟開始下意識地觀察起皇帝的容貌來，雖然皇帝此時微低著頭，但範閑依然從他清曠的臉上，找到了幾抹熟悉的影子，準確來說，是和自己相似的地方。

這大概就是所謂血緣的關係吧。

皇帝批閱奏章的時間極久，書桌上的折子極多。他的眉毛時而憤怒地皺起，時而開心地舒展，時而沉默黯然，時而情緒激昂。慶國疆土廣闊，統有七路二十六郡，州縣更是不計其數，以京都為樞而治天下，實在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情，單是每日由各處發來的公文奏章便是多如雪花。如果是奉行垂拱而治的皇帝，或許會將權力下發給內閣，自己天天遊山玩水去。而慶國的當今皇帝，顯然不甘心做一個昏庸之主，對於帝國的權力更是絲毫不放。所以不惜將宰相林若甫趕出朝廷，隻設門下中書...

“這簡直是自虐。”範閑寧靜看著眼前这一幕，心中閃過一絲冷笑。當皇帝果然不是什麼有趣的事情，相較而言，如靖王一般種種花，似乎倒是個不錯的選擇。

日頭漸漸移到中天，陽光隔著層層的寒雲灑下來後，已經被凍得失去了所有熱度，宮裏的人們似乎都忘記了時辰。便在此時，皇帝終於結束了上午的禦批，合上了最後一封奏章，閉上眼神緩緩養著神，最後還伸了個懶腰。

太監們魚貫而入，毛巾，清心茶，小點心，醒香，開始往皇帝的身上肚子裏施展。範閑注意到毛巾在這冬天裏沒有冒一絲冷氣，眉頭一皺，問道：“陛下...這是冷的？”

皇帝嗯了一聲，取過毛巾用力往臉上擦著，含糊不清說道：“冰寒入骨，可以醒神。”

範閑想了想，最後還是說道：“陛下，用熱毛巾試試，對身體有好處。”

皇帝微異，然後笑了笑，說道：“熱毛巾太暖和舒服，朕怕會睡著了。”

範閑也笑了起來：“用燙的，越燙越好。”他忽然險些噎住了一般，一邊咳一邊急著揮手說道：“當然，小心別燙傷了。”

皇帝忽然露出一抹意味深長的笑容，看了他兩眼後說道：“不錯，還算表現得比較鎮定。”

範閑啞然無語。

皇帝的目光移到範閑身後的那個拐杖上，心裏不禁歎息道：“這孩子和他媽一樣心眼兒強...想故意讓朕看出他在賣乖，想讓朕訓斥他，堅定他的心，莫非以為朕看不明白？”

這般想著，皇帝越發記起當年某人的好來，也越發覺著範閑是一個沒什麼非分之想，反而有些清孤之態的...好兒子。他起身往禦書房外走去，示意範閑跟著自己。範閑趕緊去拿根拐杖，皇帝笑了起來，說道：“早知道你傷好得差不

多了，在朕跟前扮什麼可憐？”

雖是點破，卻沒有天子的怒容。範閑恰到好處地微微一愣，似乎是沒想到皇帝居然...沒有訓斥自己，緊接著便是啾啾一笑，將拐杖扔到了一旁，隨皇帝走了出去。

範閑與所謂“父皇”的第一次心理交鋒，範閑獲勝

沿著長長的宮簷往西北方向走去，一路上殿宇漸稀，將身後含光殿太極殿那些宏大的建築甩到了身後。一路所見宮女太監都謙卑無比地低頭讓道，皇帝與範閑的身後，就隻有洪竹這個小太監。漸漸走著，連宮女太監都很少出現了，冬園寂清無比，假山上偶有殘雪，早無鳥聲，亦無蟲鳴，隻是幽幽的安靜。

範閑心裏明白這是要去哪裏，自然沉默，皇帝似乎心情也有些異樣，並沒有說什麼。直到連冷宮都已經消失不見，殿宇已顯破落之態時，皇帝才停住了腳步。此時眾人麵前是一方清幽的小院，院落不大，裏麵隻有兩層木樓，樓宇有些破舊，應是許多年沒有修繕過。

隨著皇帝拾階而入，範閑的心情開始緊張起來，深吸了一口氣。

小樓外麵破舊，樓內卻是幹淨無比，纖塵未染，應該是常年有人在此打掃。

上了二樓，在正廳處，皇帝終於歎了口氣，走出樓外，看著露台對麵的園子長久沉默不語。露台對著的皇宮一角，已是皇城最偏僻安靜的地方，園中花草無人打理，自顧自狂野地生長著。然後被秋風寒露狂雪一欺，頹然傾倒於地，看上去就像無數被殺死的屍體。黃白慘淡。

遠方隱隱可見華陽門的角樓。

範閑沉默站在皇帝的身後，自然不好開口，但餘光已經將堂內掃了一遍，並沒有看到自己意想當中的那張畫像。

小太監洪竹像變戲法一樣，不知從小樓哪處整治出來開水，泡好了茶，恭恭敬敬地放在幾上，便老實地下了樓，不敢在旁侍候著。

...

“先前讓你在禦書房中候著。”皇帝臉朝著欄外，一雙手堅定有力地握著欄杆，語氣裏並沒有什麼波動。“是要告訴你，君有君之道。”

範閑依然沉默。

“身為一國之君，朕...必須要考慮社稷，必須要考慮天下子民。”皇帝悠悠說道，雙眼直直望著極遠的地方，“皇帝，不是一個好做的職業...你母親當年曾經說過，所以有時候朕必須舍棄一些東西，甚至是一些頗堪珍重的東西，將你放在澹州十六年，你不要怨朕。”

這一天，範閑已經等了很久，也做好了非常紮實的思想準備，但驟聞此語，依然止不住一道寒意沿著脖頸往頭頂殺去，震栗不知如何言語，沉默半晌之後，他忽然一咬下唇，清聲應道：“臣...不知陛下此言何意。”

範閑的反應似乎早在皇帝的預料之中，他自嘲的一笑，並未回頭，語氣卻更加柔和起來：“包括你那幾個兄弟在內，這天下萬民，就算對朕有怨懟之意，隻怕也沒人敢當著朕的麵說出來，表露出來...安之，你果然有幾分你母親的遺風。”

範閑強行直著脖子，倔強地一言不發。

“不解朕此言何意？”皇帝轉過身來，那身淡黃色的衫子在冬樓欄邊顯得格外清貴，他緩緩說道：“朕的意思是，你是朕的...親生兒子。”

...

範閑沉默，許久之後忽然笑了起來，失笑，啞然之笑，笑中有說不出的辛酸悲憤之意，許久之後，他才緩緩了臉上的笑容，一時間有些惘然，竟是忘了先前、自入宮那一步開始，自己是在按計劃之中表演，還是已然完全代入了那個皇帝私生子的角色，竟是難以出戲！

他對著皇帝深深行了一揖，卻仍然不肯說什麼。

皇帝的心裏歎息著，完全被範閑表現出來的情緒所欺騙了過去，幽幽說道：“京都傳言，朕本可不認，但朕終是要

認，因為安之你終...是朕的骨肉。”

皇帝走近他，看著麵前這個漂亮的年輕男子臉上獨有的堅毅與倔狠神色，麵上憐惜之色一現即隱，沒有要求範閑一定要回答什麼，而是自顧自說道：“下月你就十八了。”

範閑霍然抬頭，欲言又止，半晌後才淡淡說道：“臣...不知道自己是哪天生的。”

這句話便紮進了皇帝的心裏，讓這位一向心思冰涼的一代帝王也終究生出了些許欠疚感，他略一斟酌後緩緩說道：“正月十八。”

範閑微微一愣，旋即苦笑歎道：“等到十八，才知自己生於十八。”

皇帝溫而一笑，越看麵前這孩子越是喜歡，下意識裏說道：“在鄉野之地能將你教成這種懂事孩子，想來在澹州時，姆媽一定相當辛苦，找一天，朕也去澹州看看老人家...安之，老人家身體最近如何？”

範閑低頭沉默少許，不知道在想些什麼，終於開了口：“奶奶身體極好，臣...我時常與澹州通信。”

“噢。”皇帝聽著他終於不再自稱臣子，心頭一暖，安慰一笑，開始極為柔和地詢問範閑小時候的生活。

對話有了個由頭，範閑似乎也適應了少許全新的“君臣關係”，開始對著麵前的天下至尊講述自己幼時的日子。

...

請大家朗讀下麵這段順口溜。

範閑是皇帝的兒子。起初皇帝並不知道範閑知道範閑是皇帝的兒子，如今皇帝知道範閑猜到範閑是皇帝的兒子。起初範閑想讓皇帝不知道自己知道，如今他想讓皇帝猜到自己剛知道但不想知道。所以皇帝不知道範閑，範閑知道皇帝。皇帝當範閑是兒子，範閑不當自己是他兒子。

這是一個心思的問題，這也是一個心理上的問題。從踏入宮門第一步起，範閑就利用這一點，一步步地退讓，也是一步步地進攻。

樓上終於安靜了下來，這一對各懷鬼胎的“父子”隔幾而坐，飲茶閑聊，雖然範閑依然沒有開口，但麵色已經平和了下來，與皇帝的對話也不再僅僅是拘於君臣之間的奏對，可以些宮外的閑話，在澹州這些年的生活，家長裏短之類。

於是，皇帝開始陶醉於這種氛圍之中，而這，正是範閑所需要的。

[上一章](#)[回目錄](#)[下一章](#)